

且介亭雜文二集



魯迅三十年集

29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一九三五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且介亭雜文二集

目次

序言.....七

——一九三五年——

葉紫作『豐收』序.....一〇

隱士.....二五

『招貼即扯』.....二六

書的還魂和趕造.....一九

漫談『漫畫』.....三

漫畫而又漫畫.....二五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二七

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	三
『尋開心』	五
非有複譯不可	六〇
論諷刺	六三
從『別字』說開去	六六
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	七二
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七五
人生識字胡塗始	八〇
文人相輕	八三
『京派』和『海派』	八六
鎌田誠一墓記	九一
衡堂生意古今談	九二
不應該那麼寫	九五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九八
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	一〇六

什麼是『諷刺』？	一〇九
論人言可畏	一二三
再論文人相輕	一二七
『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	一三〇
文壇三戶	一三三
從幫忙到扯淡	一三六
『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	一三八
『題未定』草（一至三）	一三一
名人和名言	一四三
『靠天喫飯』	一四七
幾乎無事的悲劇	一四九
『題未定』草（四）（擬寫未就）	
三論『文人相輕』	一五二
四論『文人相輕』	一五六
五論『文人相輕』——明術	一六一

『題未定』草（五）	一六六
論毛筆之類	一七四
逃名	一七七
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一八〇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一八三
蕭紅作『生死場』序	一八八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一九一
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	一九四
雜談小品文	一九六
『題未定』草（六至九）	一九九
論新文字	二一九
『死魂靈百圖』小引	二三三
後記	二三五

序言

昨天編完了去年的文字，取發表于日報的短論以外者，謂之且介亭雜文；今天再來編今年的，因為除做了幾篇文學論壇，沒有多寫短文，便都收錄在這裏面，算是二集。

過年本來沒有什麼深意義，隨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決不會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過給人事藉此時算有一個段落，結束一點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經年終，我的兩年以來的雜文，也許還不會集成這一本。

編完以後，也沒有什麼大感想。要感的感過了，要寫的也寫過了，例如『以華制華』之說罷，我在前年的自由談上發表時，曾大受傅公紅蓼之流的攻擊，今年才又有人提出來，卻是風平浪靜。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這才大家默默無言，然而爲時已晚，是

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寧可如邵洵美輩的『人言』之所說：『意氣多于議論，捏造多于實證。』

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為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報告着大不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的。在今年，爲了內心的冷靜和外力的迫壓，我幾乎不談國事了，偶爾觸着的幾篇，如什麼是諷刺，如從幫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別的作者的遭遇，大約也是如此的罷，而天下太平，直到華北自治，才見有新聞記者懇求保護正當的輿論。我的不正當的輿論，卻如國土一樣，仍在日即于淪亡，但是我不想求保護，因為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單將這些文字，過而存之，聊作今年筆墨的訖念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魯迅記于上海之且介亭。

一
九
三
五
年

葉紫作「豐收」序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詰難者問：那麼，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麼？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面。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隻，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這算什麼本領，這算什麼創造？

地球上不只一個世界，實際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兩界還利害。這一世界中人，會輕蔑，憎惡，壓迫，恐怖，殺戮別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寫不出；于是他

自稱『第三種人』，他『爲藝術而藝術』，他即使寫了出來，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騙人罷！你們的眼睛在那里呢？

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麼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卻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牠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國確也還盛行着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爲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這裏的六個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卻是極平常的事情。因爲極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關係。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卻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爲藝術而藝術』，是辦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這樣的藝術，一點用不着誰來發愁。

這就是偉大的文學麼？不是的，我們自己並沒有這麼說。『中國爲什麼沒有偉大文學產生？』我們聽過許多指導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獨獨忘卻了一方面的對於作者

和作品的摧殘。『第三種人』教訓過我們，希臘神話裏說什麼惡鬼有一張牀，捉了人去，給睡在這牀上，短了，就拉長他，太長，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評就是這樣的牀，弄得他們寫不出東西來了。現在這張牀真的擺出來了，不料卻只有『第三種人』睡得長不短，剛剛合式。仰面睡天，掉在自己的眼睛裏，天下真會有這等事。

但我們卻有作家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不但爲一大羣中國青年讀者所支持，當電網外在文學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題目發表後，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覆：文學是戰鬥的。

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魯迅記于上海。

隱士

隱士，歷來算是一個美名，但有時也當作一個笑柄。最顯著的，則有刺陳眉公的『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的詩，至今也還有人提及。我以為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一方面，是『自視太高』，於是別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從此口舌也多起來了。

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一到掛上隱士的招牌，則即使他並不『飛去飛來』，也一定難免有些表白，張揚；或是他的幫閒們的開鑼喝道——隱士家裏也會有幫閒，說起來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換飯的時候，那時立刻就有幫閒的，這叫作『啃招牌邊』。這一點，也頗為非隱士

的人們所詬病，以爲隱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則隱士之闊綽可想了。其實這也是一種『求之太高』的誤解，和硬要有名的隱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吸煙品著，吟詩作文的閒暇？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自然，他並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喫『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並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喫，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

所以我們倘要看看隱君子風，實際上也只能看看這樣的隱君子，真的『隱君子』是沒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棟，但我們可能找出樵夫漁父的著作來？他們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魚。至于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麼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遊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嘗捏過釣竿或斧頭柄。要在他們身上賞鑑隱逸氣，我敢說，這只能怪自己胡塗。

登仕，是噉飯之道，歸隱，也是噉飯之道。假使無法噉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飛

去飛來，『正是因爲要『隱』，也就是因爲要噉飯；肩出『隱士』的招牌來，掛在『城市山林』裏，這就正是所謂『隱』，也就是噉飯之道。幫閒們或開鑼，或喝道，那是因爲自己還不配『隱』，所以只好措一點『隱』油，其實也還不外乎噉飯之道。漢唐以來，實際上是入仕並不算鄙，隱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窮，必須欲『隱』而不得，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詩人左偃，自述他悲慘的境遇道：『謀隱謀官兩無成』，是用七個字道破了所謂『隱』的祕密的。

『謀隱』無成，才是淪落，可見『隱』總和享福有些相關，至少是不必十分掙扎謀生，頗有悠閒的餘裕。但讚頌悠閒，鼓吹烟茗，卻又是掙扎之一種，不過掙扎得隱藏一些。雖『隱』也仍然要噉飯，所以招牌還是要油漆，要保護的。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的一夥的，則雖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于宇宙之滅亡者，也就爲了這緣故。其實連和蒼蠅也何嘗有什麼相關。

明白這一點，對於所謂『隱士』也就毫不詫異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